

# 清張宗泰古典目錄學成就初探

##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chievements in Classics Bibliography by Chung-tai Chang of the Ching Dynasty

來新夏  
Hsin-hsia Lai

天津南開大學  
Nankai University, Tienchin

### 【摘要 Abstract】

本文簡述清代一位隱而不彰的古典目錄學者張宗泰先生。作者從其治學、閱讀、著述、評論等方面習性及成就加以條析、整理，並陳述其要略，以開拓古典目錄學研究範圍的新領域。

This article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Mr. Chang Chung-tai, a semi-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classics bibliography of the Ching Dynasty an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is achievements in that field on the basis of his research approaches, reading materials, his works and criticisms so that such a preliminary study will lead to a broader scope for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classics bibliography.

關鍵詞 Keyword

目錄學

Bibliography



## 壹、一位隱而不彰的古典目錄學家

古典目錄學發展到清代已臻鼎盛時期，不僅卓有成就的古典目錄學家輩出，古典目錄學專著也相繼問世，甚至古典目錄學成為清學構成的四大支柱之一；但是，這並不等於說名家與名作都已得到應有的研究和給予相應的評論，還有某些隱而不彰的古典目錄學家尚待發掘，偶檢清人文集，得《魯岩所學集》，其諸篇所論率多古典目錄學之作，乃知其撰者張宗泰實為乾嘉時一位隱而不彰的古典目錄學家。

張宗泰字魯岩，先世河南偃師人，後徙居魯山而著籍。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生，卒年不詳。其《魯岩所學集》自序之末署曰：“道光庚戌十一月年七十六歲”，庚戌為道光三十年。據此，不僅生年可推求而得，亦可知道光之末其人猶健在，則其卒年似在咸豐時，宗泰嘉慶十二年舉於鄉，道光二年春授河南修武縣教諭，歷二十年始於道光二十三年循資推升河南府學教授。一生以治學著述為業，有《魯岩所學集》十五卷、《中州集略》六卷等行世。

## 貳、以四庫提要為宗主

張宗泰生活在乾嘉漢學興盛的年代，是一位終生致力於古典目錄學而一直隱而不彰的續學之士，他在文集自序中敘其成集緣由時，曾自述其治學的專攻所在說：

“道光二年春，選授修武縣儒學教諭，官閑事簡，始得肆其力於學問。朱墨點勘，靡間寒暑，率以日盡一卷為度，積二十年如一日。每讀一書已，輒旁通交推，而以他所讀書為之證佐。又平日嘗究心《四庫全書提要》。竊仿其義例，或品評其得失，或糾正其舛誤，或增補其未備，約得文字若干篇，藏之篋笥，未及細為銓次也。”

光緒時有孫葆田其人，得《魯岩所學集》於

張宗泰之從孫，讀其書而為撰《後序》，亦論及張宗泰學術之專攻所在說：

“於四部書目手披目覽，昕夕不厭，每讀一書，必鉤稽其得失，校正其異同，字而句剔之，而一以《四庫全書提要》為宗主，可謂好學者矣。”

據此，張宗泰之專攻古典目錄學而以《四庫全書提要》義例為依歸之旨趣，開宗明義，言之甚明。張氏於實際論述中亦多繼軌四庫，其於分類以四分為無可爭議之法，而反對有所變易者說：“蓋編錄書目，惟經史子集分類為無可增易，或欲別矜新裁，自起義例，其率率不合，固事理之所必至。”<sup>①</sup>，時或進而發揮《提要》成說，如云：“《翁圃閑評》八卷，提要論之詳矣。而謂其書徵引既繁，不無小有訛誤。今竊即其說而求之”<sup>②</sup>，此則於《提要》復有所補益矣。所以，當時執學術牛耳之阮元也稱讚他是“於四部之書目，無不覽記。”<sup>③</sup>阮元其至以邀請其參與續作四庫提要之任相期許說：

“國家肇開四庫全書館，每種有提要一首，以悉其原委，已歷數十年矣。欲蒼萃續出之書各補作提要一篇以附其後，惜無幫辦之人。倘得足下長留此地，豈不大妙。”<sup>④</sup>

張宗泰選時以《四庫全書提要》所著錄以校核他書之誤，如論杭世駿《道古堂集》所載：“又《古文百篇序》云：‘呂成公之《關鍵》不滿百篇。樓迂齋之《文訣》，書止五卷。謝疊山之《軌範》僅存五十九篇。按《四庫全書提要》：《古文關鍵》二卷，文僅六十餘篇。《崇文古訣》三十五卷，文二百餘篇。《文章規範》七卷文六十九篇。此所述卷數篇數俱不甚合。”<sup>⑤</sup>此亦可見其瓣香於四庫矣。

## 參、以博涉群籍為基礎

治古典目錄學當植根於博，非博涉群籍，又



何所據而考鏡辨章，清代之古典目錄學家無一不為淹貫古今之學者，而欲成一代通儒者又無一不通流略之學。二者相輔相成，始有成就。即以張宗泰而言，於文集發其目錄之學外，尚有續《太平實字記》、《苕溪漁隱叢話》、《瀛奎律髓刊誤》、《經義考》諸校本。<sup>⑥</sup>而檢其文集，除經部外，史子集三部涉獵頗遍，其於正史有《史記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唐書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等；其於編年有《資治通鑑》、《續資治通鑑》、《宋元通鑑》等；其於紀事本末有《宋史紀事本末》、《元史紀事本末》等；其於書目有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《孫氏祠堂書目》等；其於筆記說部有洪邁、王應麟、陶宗儀、王士禛諸作；其於別集有呂祖謙、元好問、唐順之、歸有光、吳偉業、朱彝尊、顧炎武、施閏章、厲鶚、方苞、杭世駿、全祖望、錢大昕諸名家集；他如總集、別史、雜史、詩文評、傳記等類著作皆有所涉及。其披覽之廣如此。

張宗泰讀書求學，不徒接受知識而已，更能發揮才識，有所議論。如因後儒之議《通鑑》而論《通鑑》之難通讀云：“夫溫公著《通鑑》，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。近代通儒如顧亭林先生，謂《通鑑》不載文人，余逐卷檢閱，所載文學之士，殆不下數十人，疑其亦未暇逐卷細讀也。”<sup>⑦</sup>其議《通鑑》之以魏為正統，因其為北宋臣子，而“北宋建邦中土，其國勢類乎魏”，所以“以魏為正統”；朱熹作《綱目》，因其為南宋臣子，而“南宋建邦江左，其國勢類乎蜀”，所以“以蜀為正統”。張氏不以為然，而自出新解說：“其實亦未盡然也。魏受漢禪，晉受魏禪。世代相承，此而以正統歸之，誰曰不宜？”至於以蜀為正統，“亦天理人心之不容泯沒者，而何可厚非也”。總之，帝蜀帝魏均可存一說，所以“亦不必右朱子而左溫公也”<sup>⑧</sup>。可謂有學有識，通

達明理。

錢大昕為乾嘉三大史家之一，以治學謹嚴精審名世，所著《養新錄》為其考辨專著，時人多以其肩隨《日知錄》。張宗泰曾三跋其書，並成正訛一篇，或稱其書為“全書似此精審者不一而足，信其為卓然可傳之書也。”或為之糾謬補正，或正其刊本訛字，皆足為竹汀之功臣。設合此四篇為《養新錄》撰一提要，當可入提要目錄佳品之列。<sup>⑨</sup>其為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作跋記四篇，認為“謝山先生學博而後才雄，凡所訂正，其見解常超出前賢之上，然其以不檢失之者，亦間有之”<sup>⑩</sup>；對全祖望《鮚埼亭集》中占半數的碑銘曾加以評論說：

“謝山先生力以表揚義烈為己任，廣搜博訪，不遺餘力，要必使當代懷奇負異之士，咸有所借以自見於後，而先生之心始慰矣。先生之心慰，而先生之心血遂枯矣。”<sup>⑪</sup>

張宗泰於別集頗多涉覽，曾檢讀自漢至元河南籍作者別集四百四十五家，並按四部體例，將各家別集按時代先後排列，“先列集名、卷數，無集名者即以其人歷官姓名名之”。書名下據正史敘作者籍里、生卒及事蹟，並引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及《四庫總目提要》等目錄著作以考證版本真偽，著錄異同等，成《中州集略》六卷。此書雖為地方文獻目錄，但於別集作者生平事蹟、文學成就等論述，可資參考者頗多。生前未刊，1939年，曾孫張鈞為之鉛印問世。張宗泰之治古典目錄學必以對學者學術作全面了解為基礎，故其所撰諸篇目錄之作，不同流俗，而頗得向歆父子之遺意。

## 肆、以遍覽群目為進階

梁阮孝緒之撰《七錄》，“凡自宋齊已來，王公縉紳之館，苟能蓄積墳籍，必思致其名簿。凡在所遇，若見若聞，校之官目，多所遺漏，遂



總及各家，更爲新錄。⑫張宗泰心識阮氏之作意，遂以遍覽群目爲進階，自承“翻閱官私書目殆遍”⑬，而於私家目錄尤多所注意。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號稱私家目錄之雙璧，而《孫氏祠堂書目》又爲清代別具一格之名作。所以張宗泰於此三書三致意焉。

《郡齋讀書志》，宋晁公武撰，除正編外，另有《後志》、《附志》。這是古典目錄學領域中具有重大價值的專著，爲後世所取法。張宗泰曾三跋正志、二跋後志、二跋附志、張宗泰之履續於此書，蓋始於兒時，曾於跋語中自述其事說：

“《郡齋讀書志》爲予幼所誦習，每一披閱，輒往復不能去手，所附遺聞佚事，尤足爲辨章舊聞之資，然亦不無失之者。”⑭

張宗泰之崇尚晁氏由此可見，而對其所失，亦不爲賢者諱，於諸跋中或辨其立意，或糾其失考，或補其缺漏，或正其訛字，不失爲晁氏之誼友，而張氏學殖之所自，亦以得見，宜乎其所撰之書後與題跋皆可當提要目錄之篇什。

“直齋書錄解題”，宋陳振孫撰，是一部與《郡齋讀書志》並享盛名於後世的古典目錄學專著。張宗泰爲之寫跋五篇，亦以見其對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之重視。他既對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給以充分肯定說：“書錄解題，敘述諸書源流，州分部居，議論明確，爲藏書家著錄之準。”但也評論解題“當審正之處，正復不少”⑮，“有故出未能劃一者”⑯，“失考者亦復不一而足”⑰，“鐫刻頗精，而別風淮雨亦所時有”⑱，“有案語數條，尙待商酌者”⑲，並各舉多例，於此可見張宗泰之讀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非若一般之瀏覽涉獵，而是反復鑽研，獨得我心。

孫星衍爲乾嘉時著名學者，深於經學，明於目錄版本之學，除爲其私藏編《平津館藏書記》外，復爲其宗祠藏書編《孫氏祠堂書目》，以直

分十二類，突破《四庫提要》的傳統四分法而成爲有創意義之名作。張宗泰不拘於傳統，盛讚孫氏此目之優長說：孫氏祠堂書目外編三卷，內編四卷。其搜羅之勤，儲藏之富，多溢出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之外。其體例最善者，一書備載三、四家本至七、八本不等。一以不沒諸家刊刻之勤，一以示後學知某書有幾家版片，可以按目尋訪。其有功於藝苑，良非淺鮮也。其於宋元諸家說經之書，多退入外編，此自其學術淵源使然。⑳

不僅作此總評，更超越對晁陳二目之評論，而爲《孫氏祠堂書目》作分類書跋，表達個人的目錄學見解。他雖盛讚孫氏之學術而於十二分法，仍持異議。他認爲：“蓋編錄書目，惟經史子集分類爲無可增易，或欲別矜新裁，自起義例，其牽率不合，故事理所必至耳！”㉑他除金石、類書二類未作評論外，對經學、小學、諸子、地理、天文、醫律、史學、詞賦、順序畫、說部等十部均分類撰有專篇評論，而於詞賦大類下之詞集與詩文評二小類也寫有專篇評論。他在各跋中，或糾其失考，或予以補正，或責其失於詳審。張氏之於祠堂書目用力不可謂不勤。

他如《文獻通考·經義考》、《淡生堂藏書約》等有關簿籍也撰寫專跋論其得失。甚至還到寺院翻讀佛經目錄，寫有《會善寺讀藏經目錄》記其事云：“藍宮瀏覽藏經日，多少異書得未曾，所惜匆匆行色里，憎窗不暇讀傳燈”㉒，於此亦可見張氏之於古典目錄學專著研讀既廣，乃以此爲治目錄學之進階，亦勢所必然。

## 伍、以書後題跋爲形式

清代目錄除繼承劉向遺規撰寫傳統目錄外，還運用讀書記（或作書後）和題跋形式以發揮目錄之作用。有的學者立足於所致力之專攻學科，在讀書過程中寫成讀書記或書後，歲月積累遂成專著，如周中孚《鄭堂讀書記》與朱緒曾《開有



益齋讀書記》等皆是，而《鄭堂讀書記》七十一卷尤斐聲學林，有《四庫提要》續編之譽。張宗泰之撰提要即以讀後（或書後）為形式。如《讀齊語》一則稱：

《齊語》一卷，敘管仲定民居，成民事，作內政，寄軍令及桓公南征北伐。於創制情事，特為詳備，足補內傳所未及，然其輔張揚厲之處，意在盛稱桓公之功烈，遂不免有溢量之詞。<sup>②</sup>

又讀荀悅《漢記》後寫道：「荀悅易《漢書》紀傳而為編年，論者謂其書辭約事豐，論辨多美」，然亦指出其「敘次不明之失」者多例<sup>③</sup>，又說：「荀氏漢紀，以漢書紀傳為根據，而十志八表，各擇取其切要者，依世代編入，所附論斷，亦洞達政體，昭析物情，非苟作也」。<sup>④</sup>其第三跋稱「余於道光丁未之春，以五旬之功力，讀荀悅《漢紀》一再過。其中有傳刻之久而誤者，有荀氏失於檢點而誤者，為糾其舛錯二百六十餘條，而尚有未盡者。」至其標題混用讀後與跋，亦以見二者名異而實際運用形式則一也。張宗泰以五十日之功讀《漢紀》兩遍而摘其「失於審定者」<sup>⑤</sup>，其用功程度可謂深且厚矣。

張宗泰後以書後為形式，以《書馬貴與經籍考儀注後》為題，暢論目錄學分類之例證說：

「春秋三禮皆經也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以《太史公書》無類可歸，取其近似者，用附《春秋》之後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特創正史之目，分門別類，而史遂列為一大支派。歷代編書目者，遵守之而不變。漢之舊儀，晉之新定儀注，雖亦禮類，而所述者為後代之典章文物，勢不得與聖人所手定者同科。《隋志》歸並史部，為創子目曰儀注，厥義為允。自是晁公武、陳振孫咸奉為著錄之準。馬貴與《經籍考》以晁、陳二家為主，乃舉唐開元禮、宋政和《五禮新儀》等書，仍改歸經部。事不節古，非所聞矣。」<sup>⑥</sup>

史部儀注類之沿革歸屬，於茲皎然。

題跋是能起目錄作用之另一目錄編寫形式，清人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、顧千里《思適齋書跋》，雖名為題跋，實為古典目錄學之專著，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清代目錄、校勘、版本等專學的發展，開拓提要目錄之內涵。張氏亦好以題跋形式撰提要目錄。如為金履祥《通鑑前編》曾作四跋。始稱：「《通鑑前編》於古事多所考訂，亦多所發明，遠非《通鑑外紀》所可及。」後三跋則指明其不足，或稱其記事前後失於對照，或評其記事之下失錄本事，或指其守舊說而未安者<sup>⑦</sup>。設合此四跋於一篇，則可為《通鑑前編》撰一較完整提要。又其跋《孟縣志》一文足可稱張氏所撰提要目錄之典型，文曰：

「馮農部魚山撰《孟縣志》十卷，彈四年之精力，其搜輯之富，考訂之勤，可謂竭情盡致矣！聞諸孟之父老言，魚山修志時，於山川道里、廢城遺墟有未信心者，輒頂笠携僕，跨馬往訪。至者徘徊往來其下，參以地志之書，證以耳目所經，兼詢之居人，薪於得其至是而後快，用能信今傳後，為近今志乘之翹楚。然智者千慮亦有不無一失者，如宋之王隨為河南人，《東都事略》則作河陽人。厲鶚《宋詩紀事》：「范雍世居河東，父德隆葬河陽，因家焉」。舊志編二人於宋人物，本有依據，特以秉筆之人陋習相沿，於所徵引入事跡率不著出某書，類於游談無根。魚山未加深考，或得其一而未知其二，輒以為非是而削之，則所謂以不誤者為誤。此以見著書無誤者之難也。」<sup>⑧</sup>

此跋僅二百五十餘字，但對孟志的優點與不足却作了深入的分析，成為評論孟縣志得其竅要的一篇提要目錄。

## 陸、以分卷考辨樹新意

古人撰述為竹木載體所囿，率多單篇別行，每篇自有立意。及劉向作《別錄》，始「條其篇



目，撮其旨意，錄而奏之”<sup>③</sup>張宗泰以一生精力專攻目錄學，乃以“睹古今載籍之備”，“悉各家源流之別”為根本，以求達到“以學問文章名當世而傳來世”的目的。

張宗泰博及四部，但可貴者在於不遺小志雜著；他不僅統評全書，更分析篇章，以分卷考辨樹提要目錄之新意，宋洪邁有容齋五筆為筆記中之佼佼者，張宗泰即對各筆分卷選評，如評《隨筆》卷八、九、十之某些記事“於情事亦未盡合也”<sup>④</sup>，評《四筆》卷八所記有遺漏而需補入者<sup>⑤</sup>，評《五筆》卷九有“率意之筆”<sup>⑥</sup>類此皆可為讀《容齋隨筆》之助。元人陶宗儀撰《輟耕錄》，乃說部中為後來所喜讀者。張宗泰讀其書而總評云：“其中多猥褻之談，誠有如前人所呵者；然上而國典朝章，下及忠臣、志士、節婦之奇行，亦多錯出迭見於其間。其足以增益見聞者，良非一二可竟。”並評論陶氏之名節有虧<sup>⑦</sup>。其分卷評介，有“不講古音通轉假借”之誤，<sup>⑧</sup>；有“筆墨之小疏”<sup>⑨</sup>；有“搜羅頗為詳備，而外錯亦所不免”而當增補者<sup>⑩</sup>，對讀此書者當有所裨益。

王士禛為清初詩派宗師，雜著叢考雖其餘事，而數量較多，蔚為筆記說部之一大家，所撰有《居易錄》、《香祖筆記》、《池北偶談》、《古夫于亭雜錄》、《分甘餘話》等。張氏於其文集卷九中分卷評介漁洋各書，可謂別開提要之生面。其評《居易錄》卷一漁洋自序云：“莊列諸書為《洞冥》、《搜神》之祖，亦史之屬也”為“疑亦未允”之說，而所記事又失考於四庫之著錄<sup>⑪</sup>評卷二記元朝文士未備而為之補益<sup>⑫</sup>。評《居易錄》所記顧嗣立選元詩凡百家為“不得其詳”，因王所據僅初集，而顧選有三集共三百家<sup>⑬</sup>。其於《居易錄》除少數卷外，所評幾遍全書；或評其記述不當，或譏其論理不允，或所記先後失序，或記事有混亂等等。宗泰於《池北偶談》

之談故、談獻、談藝、談異諸篇，皆評論其考之未審，所論失實，疏忽誤謬，抑揚不當等不足。至總論全書則云：

“新城說部諸書，事多互見，文有彼此詳略之分，亦有一字不易者，然猶各自為書也。而偶談第十二卷爾雅翼序體下與十九卷羅鄂州下，大致相同，然字句尚微有出入也。至秦羅子孫一條既收入第十卷，官銜一條既收入第十八卷，而二十三卷中全然復出此二條，並標目亦一字不異。

④

張宗泰於此既曲諒“此蓋刊版之時，無人為之精心核對，故有是繁復之失”。又加以“非矜慎之道”的責求，固不失其公允之論。於《香祖筆記》，亦分卷評其筆誤、缺載、闖入及失檢者多處。於《分甘餘話》亦舉有失考與疏訛之誤<sup>⑭</sup>。總之，張宗泰所正王書各卷失檢之處，頗有益於後學，有啓引蹊徑之效。張宗泰對說部外著述也多有分卷評述者，如於胡道南所編《甬上耆舊集》卷二曾分寫兩篇補其所收宋代甬上詩人詩作之不足。於卷三則一面推重胡氏於元人“能網羅放佚，以存鄉邦文獻，其有功於先民，非淺鮮也。”同時又以之與顧嗣立元詩選相比，而感到“尚不免遺賢之嘆”<sup>⑮</sup>。有些分卷評論中不僅為原撰者正訛訂誤，更借此發揮個人學術見解，如對《日知錄》謂《通鑑》不載文人一事則說：“予按顧氏此論，似有特見，而實未為確當，謂《通鑑》不以文人為重則可，謂《通鑑》不載文人則非也。”並舉若干實例論定“不得謂《通鑑》不載文人也。”<sup>⑯</sup>

## 柒、以評駕人物為要旨

知人論世為著述之要務，張宗泰所著各篇也多以評論人物為要旨，而對清代人物之評論尤其卓識。顧炎武為清初古學大師，倡經世致用之說，為後世所宗，張宗泰於評介亭林文集時，揭示



亭林經世之學的真諦說：「國朝諸儒，有講性理之學，有講地理之學，有講律算之學，又有貪多務得，好以博辨縱橫見長者。亭林先生挺生其間，獨喜講開物成務之學。文集六卷，其論學宗旨則始之博學於文以植其基，繼之行己有耻以嚴其範，舉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，當世之務者，則一切不為。」<sup>④</sup>

朱彝尊為清初博學多識之學者，著述豐富，為張宗泰所欽敬，而重視其著述說：「予生平欽佩秀水朱氏之學，因而竹垞《經義考》、《日下舊聞》、《詩綜》、《詞綜》、諸編，無一不當乎人心。」<sup>⑤</sup>

閻若璩為考據學名家，自命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」，惜晚節不終，為人所譏，張宗泰於評論其考據名作《潛邱札記》時，進而品題其為人云：

「潛邱閻氏，記誦之博，考訂之勤，一時鮮出其右者。雖以讀書種子推顧亭林、黃黎州諸人，亦未嘗不時糾其失，而要未若其詆呵汪氏鈍翁者，為不留餘地也。一則曰汪荅文私造典禮，一則曰汪氏文一指摘粉碎矣。一則曰汪氏何曾夢見？其苛薄之詞，屢見不已，殊非友朋全交之道。夫汪氏於所指駁之處，輒改己從人，則亦非護前自是而不可與言學者，而何事逼人太甚也。竊以潛邱著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，西河毛氏即為冤詞以攻致之，昌言排擊，不遺餘力。使移其詆汪師者以御毛氏，豈不足以伸其旗鼓相當之氣。且毛氏自恃其學殖之富，才力之雄，其強詞奪理之處，當必不一而足，乃何以遇大敵則瑟縮不進，遇小敵則鼓勇直前也。記所謂臨深為高者，得勿為是欺？」<sup>⑥</sup>

龔自珍為近代社會大變動前夕獨具一格之思想家，當時不容於俗士，碑傳罕見，張宗泰乃於所著《文游記》中列《龔定庵叢詐》專條以示尊信，並予以確論稱：

「定庵承借先人之業，早官中書，學博而才雄，年未滿五旬，而文集已編定至百卷之富。生平崇尚實學，厭薄虛談，尤不樂與俗子為將迎。長卿慢世，正不善罵，殆兼有之。……近世講著錄之學，無出其右者」

這段評論雖文字不多，但對龔自珍的學術性格作出較全面之刻劃，也可見張氏之善於著筆。張宗泰結合學術、性格而品評人物尚不止於定庵。其於奇行獨立之士往往如此，如其評論汪中即云：

「容甫於周秦漢之書，無所不讀，亦無所不通。凡所持議，率能於空曲交會之際，別出見解，而以生平所讀之書，為之反復辨證，以明其說之確鑿可據。乾隆年間，為徵實不誣之學者，此其卓然矣。惟是容甫少罹艱苦，依人作生活計，其為當代名公巨卿刮目相待者固自不乏，而其為不相知者厭薄，亦復不一其人。故詞氣之間，有所抑揚。」<sup>⑦</sup>

張氏於著書人之動機更能出人意料有所揭示。阮亨為諷其兄阮元之生平行事而撰《瀛舟筆談》，張宗泰則指稱：「統觀是書，大致為表揚其兄龔臺先生起見。」一語破的，非深有學識者不能。且阮元時享盛譽，又與己有較深交誼，《魯岩所學集》卷首即載有《阮龔臺先生書》一件，嘉稱：「足下為人所不為，讀人所不讀之書，真所謂天機清妙者。凡所論著，皆不急之務也。此等能得幾人？」不阿世以媚權要，亦以見張宗泰之風骨。

## 捌、結語

張宗泰際清乾嘉學術盛世，古典目錄學家輩出之時，雖其名不顯，而能秉向歆遺規，承諸家目錄餘緒，博涉群籍，撰成提要目錄若干篇，合其考訂議論之作，為《魯岩所學集》十五卷，補遺一卷，附《文游記》一卷，《餘事稿》二卷，



始刻於道光時，民國二十年模憲堂重刊。孫殿起：《販書偶記》卷十七著錄其書，並注稱：“考訂之文，題跋居多”，益可證明其學術專長之所在，惜學殖深厚而隱沒不顯，我通讀其《魯岩所

## 註釋

註①：《魯岩所學集》（下略）卷六《跋孫氏祠堂目外編》

註②：同前註，卷七《書袁文〈登關閑評〉后》

註③：同前註，卷首《阮藝臺先生書》

註④：《文游記·阮藝臺先生》

註⑤：同前註，卷十三《再跋〈道古堂集〉》

註⑥：《岩魯所學集》自序

註⑦：同前註，卷一《讀司馬溫公〈資治通鑑〉》

註⑧：同前註，卷一《〈通鑑〉論正閏統》

註⑨：同前註，卷十《跋錢辛楣〈養新錄〉、再跋、三跋》

註⑩：同前註，卷十三《再跋〈鮚埼亭集〉》

註⑪：同前註，卷十三《跋〈鮚埼亭集〉》

註⑫：《七錄》序，見《廣弘明集》卷三

註⑬：《魯岩文游記·龔定庵筆作》

註⑭：同前註，卷六《跋吳公式〈郡齋讀書志〉》

註⑮：同前註，卷六《跋陳振孫〈書錄解題〉》

註⑯：同前註，卷六《再跋〈書錄解題〉》

註⑰：同前註，卷六《三跋〈書錄解題〉》

註⑱：同前註，卷六《四跋〈書錄解題〉》

註⑲：同前註，卷六《五跋〈書錄解題〉》

註⑳：同前註，卷六《跋〈孫氏祠堂書目〉》

註㉑：同前註，卷六《跋〈孫氏祠堂書目外編〉》

註㉒：《餘事稿》下

註㉓：同前註，卷四

註㉔：同前註，卷四《讀荀悅〈漢紀〉》

註㉕：同前註，卷四《再讀荀悅〈漢紀〉》

註㉖：同前註，卷四《三跋荀悅〈漢紀〉》

註㉗：同前註，卷五

學集》，深感斯人之所遇，故條析其所著，述其要略，庶後之治古典目錄學者，得所采擇，進而廣事搜掘以充實古典目錄學之內容。

（收稿日期：1995年11月23日）





- 註⑩：同前註，卷五
- 註⑪：同前註，卷六《跋馮敏昌〈孟縣志〉》
- 註⑫：《漢書·藝文志序》
- 註⑬：同前註，卷七《書〈容齋隨筆〉卷八、九、十》
- 註⑭：同前註，卷七《書〈容齋四筆〉卷八後》
- 註⑮：同前註，卷七《書〈容齋四筆〉卷九後》
- 註⑯：同前註，卷八《跋〈輟耕錄〉》
- 註⑰：同前註，卷八《跋〈輟耕錄〉卷六》
- 註⑱：同前註，卷八《跋〈輟耕錄〉卷十七、十八》
- 註⑲：同前註，卷八《跋〈輟耕錄〉卷二十四》
- 註⑳：同前註，卷九《書王士禎〈居易錄〉卷一後》
- 註㉑：同前註，卷九《書〈居易錄〉卷二后》
- 註㉒：同前註，卷九《書〈居易錄〉卷三、四後》
- 註㉓：同前註，卷九《總跋〈池北偶談〉》
- 註㉔：同前註，卷九
- 註㉕：同前註，卷十四《書〈甬上耆舊集〉卷三後》
- 註㉖：同前註，卷八《書〈日知錄〉卷二十六後》
- 註㉗：同前註，卷十二《讀〈亭林先生文集〉》
- 註㉘：《交游記·朱椒堂漕帥》
- 註㉙：同前註，卷八《跋〈漕邱札記〉》
- 註㉚：同前註，卷十三《書汪容甫〈述學〉後》

